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十四　去　崇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無根謗學處之二

尒時薄伽梵命實力子曰汝聞斯語
不白佛言我聞薄伽梵我聞蘇揭多
佛言實力子其事如何實力子白佛
言世尊我之虛實唯佛所知佛言實
力子於此時中勿作是說應作是言
若實言實若虛言虛實力子曰我不
曽憶薄伽梵我不曽憶蘇揭多尒時
具壽羅怙羅於世尊後執扇扇佛時
羅怙羅白佛言世尊彼實力子何勞
見問現見友女苾芻尼親在佛前云
實力子共為惡行犯波羅市迦兄弟
二人面證言實佛告羅怙羅我今問
汝隨汝意荅羅怙羅若苾芻尼来至
我所作如是說大德聖者羅怙羅作
不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
時友地苾芻即便證云實尒薄伽梵
實尒蘇揭多如妹所說我等先知羅
怙羅我聞是語即問汝云其事虛實
汝云何荅羅怙羅白佛言世尊大德
若憶云憶若不憶云不憶世尊告曰
汝且癡人能云不憶何恠實力子清
淨苾芻實無罪過云不憶耶尒時世

怙羅我聞是語即問汝去其事虛實
汝云何答羅怙羅白佛言世尊大德

若憶去憶若不憶去不憶世尊告曰
汝且癡人能去不憶何性實力子清
淨苾芻實無罪過去不憶耶尒時世
尊告諸苾芻如實力子實無罪過汝
等應知友女苾芻尼自言犯罪應當
滅擯其友地二苾芻應可詳審善問
其事汝如何見何處見以何因緣往
見其事
尒時世尊作是語已即便入室寂定
而住時諸苾芻見佛寂定便共憶持
實力子是清淨人友女苾芻尼以其
自言共為擯斥友地二苾芻審問其
事汝如何見何處見以何因緣往見
其事時諸苾芻具問之時彼二苾芻
作如是說諸具壽彼實力子我不見
犯不淨行法波羅市迦然由具壽實
力子乃至三日與我麁惡食氣力衰
羸極相惱乱我以欲瞋癡怖故作是
說其具壽實力子實是清淨無有過
咎不作不淨行不犯波羅市迦尒時
世尊於晡後時從靜處起於苾芻衆
中就座而坐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
我等諸苾芻見佛世尊入室寂定便

共憶持實力子是清淨人友女苾芻
尼由其自言今為擯其友地二苾芻

中敷座而坐時諸苾芻白佛言世尊
我等諸苾芻見佛世尊入室寂定便

共憶持實力子是清淨人友女苾芻
尼由其自言已令滅擯友地二苾芻
審問其事汝如何見何處見以何因
緣而見其事我等具問之時彼二苾
芻作如是說諸具壽彼實力子我不
見犯不淨行法得波羅市迦然由具
壽實力子乃至三日與我食次令食
惡食氣力羸極相惱亂我以欲瞋
癡怖故作是說其具壽實力子實是
清淨無有過咎不作不淨行不犯波
羅市迦尒時世尊聞是說已告諸苾
芻曰云何彼二癡人為少飲食因緣
作故妄語毀謗清淨苾芻世尊即於
尒時說伽他曰

若人故妄語　違越於實法　不懼於後世
無有惡不造　寧吞熱鐵丸　猛焰燒身遍
不以破戒口　噉彼信心食

當尒之時於虛空中有諸天衆說伽
他曰

實力超三有　尚招於毀謗　是故有智人
不應樂生死　段食真可猒　苦中最為極
猶如食子肉　增長諸煩惱

如何汝今知清淨苾芻實不犯罪以
無根波羅市迦法而見謗毀尒時世
尊以其因緣廣說如前乃至苾芻友地

如何汝今知清淨苾芻實不犯罪以
無根波羅市迦法而見謗毀尒時世
尊以此因緣廣說如前乃至告友地
苾芻曰汝二癡人知清淨苾芻實不
犯罪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行謗毀耶
彼二白佛實尒世尊佛以種種訶責
汝所為非非淨行非隨順行所不應
為告諸苾芻曰應知有三種人定墮
泥犁獄云何為三若人自行破戒勸
他破戒此謂初人定墮泥犁獄若人
自行不淨行於清淨苾芻以無根波
羅市迦法而謗毀之此是第二人定
墮泥犁獄若人作如是見作如是語
言欲是淨言欲是妙欲可受用欲無
過失於惡欲境極生愛著此是第三
人定墮泥犁獄世尊尒時說伽他曰
若人生世中　口常出刀劍　由此惡說故
常斬於自身　若讚於惡人　毀謗賢善者
由口生衆過　定不受安樂　猶如博弈人
失財是小過　於他清淨者　謗毀成大愆
經於百千歲　墮在肉胞獄　復於此獄中
更受四万歲　若以惡心語　謗毀於善人
由斯惡業緣　當墮於地獄
尒時世尊作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
觀十利廣說如前乃至我於毗奈耶
中為諸聲聞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由其惡業緣　當墮於地獄
尒時世尊作呵責已告諸苾芻曰我
觀十利廣說如前乃至我於毗柰耶
中為諸聲聞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懷瞋不捨故於清淨苾芻
以無根波羅市迦法謗欲壞彼淨行
後於異時若問若不問知此事是無
根謗彼苾芻由瞋恚故作是語者僧
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友地苾芻若更有
餘如斯流類懷瞋者謂情生忿怒言
不捨者謂瞋恚不息清淨苾芻者謂
實力子無犯者謂不犯其事以無根
者謂無三根見根聞根疑根波羅市
迦法者於四事中隨說其一法者已
如前說謗者說不實事欲壞彼行者
欲損彼人清淨學處彼於異時者謂
是別時若問若不問者謂說謗已情
生悔恨不由他問知此事無根謗謗
者諍也諍有四種諍謂鬪諍非言諍
犯諍事諍由瞋故作是語者正出謗
辭僧伽伐尸沙者已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謗清淨苾芻
十事成犯五事無犯云何為十謂不
見其事不聞不疑便作如是虛誑想

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是說
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聞而忘或疑而

十事成犯五事無犯云何爲一言

見其事不聞不疑便作如是虛誑想

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是說
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聞而忘或疑而
忘作如是解作如是想去我聞疑不
忘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聞而
信或聞不信而言我見或聞而疑或
聞不疑或但自疑而去我見作是說
時得僧伽伐尸沙是謂十事成犯云
何五事無犯謂彼不見不聞不疑有
見等解有見等想作如是語我見聞
疑者無犯或聞而忘或疑而忘有聞
疑想而言聞等亦無有犯如謗清淨
人時十事成犯五事無犯若謗清淨
似不清淨人亦復如是若謗不清淨
人十一事成犯六事無犯云何十一
謂不見不聞不疑作如是解作如是
想實無見等妄言我有見聞疑作如
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或見而忘或
聞而忘或疑而忘作如是解作如是
想而去見聞疑不忘作是說時得僧
伽伐尸沙或聞而信或聞不信而言
我見或聞而疑或聞不疑或但自疑
而去我見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
是謂十一成犯云何六事無犯謂彼

不見不聞不疑有見等解有見聞等
想作如是說我見聞疑等無犯已成見

是謂十一成犯云何六事無犯謂彼
不見不聞不疑有見等解有見聞等
想作如是說我見聞疑者無犯或見
而忘或聞而忘或疑而忘有見等解
有見等想而言見聞等亦皆無犯是
謂六事無犯若謗似清淨人十一事
成犯六事無犯亦復如是時諸苾芻
悉皆有疑為除疑故白佛世尊大
德具壽實力子曾作何業由彼業故
招異熟果生富貴家多饒財寶受用
豈足捨俗依佛而為出家斷諸煩惱
證阿羅漢分房舍中說為第一雖得
勝果而被謗讟
佛告諸苾芻汝等善聽我當為汝說
彼因緣諸苾芻若自作業必不於外
地水火風四大之處果報成熟但於
自己蘊界處中善惡之業果報成熟
即說頌曰
假令經百劫　所作業不亡　因緣會遇時
果報還自受
諸苾芻於過去世一聚落中有大商
主名曰漁人時彼商主賣持貨物共
諸商人將詣大海欲求珍寶尒時世
間無佛出世有獨覺聖者現於世間
愍恤貧賤常受麁鄙飲食卧具當時
唯此為勝福田時彼獨覺投此商主

諸商人將詣大海欲求珍寶尒時世
間無佛出世有獨覺聖者現於世間
慳悋貧賤常受麁鄙飲食卧具當時
唯此為勝福田時彼獨覺投此商主
人間遊行於其夜中入火光定時警
夜人見其光已報商主曰仁今知不
此之苾芻聖行成就我於夜中見如
火聚放大光明是時商主聞已深敬
便詣其所礼雙足已作如是白聖者
求食我願求福幸於商旅受我微供
食已隨去時彼默然受其請食相隨
漸次至大海邊商主問言聖者我今
商旅欲入海中仁隨去不獨覺報言
賢首汝為妻子欲入大海求諸珎貨
我何所為而共入耶是時商主設彼
食已以新妙氎而奉上之時彼大德
但現神通而不說法為欲憐愍彼商
主故猶如鵝王飛騰空界身出水火
現大神通凡夫之類若見神變速即
歸心如崩大樹遥礼彼足發誓願言
我於如是真實福田所設供養此業
所招異熟之果願我當得生富貴家
當得如是殊勝威德當得奉事勝此
大師汝等當知彼時澳人即實力子
是由昔供養獨覺聖人發大誓願今
得生在勝富貴家受用豐足於我法
中出家離俗斷諸煩惱證阿羅漢伐

大師汝等當知彼時漢人即實力子
是由昔供養獨覺聖人發大誓願令

得生在勝富貴家受用豐足於我法
中出家離俗斷諸煩惱證阿羅漢我
為大師勝彼百千俱胝獨覺能承事
我不生猒背又諸苾芻此實力子雖
得阿羅漢果然而尚遭惡言毀謗我
今當說汝等善聽諸苾芻過去世時
於一村中有大長者於同類族娶女
為妻得意相親歡樂而住雖經多歲
竟無男女遂便以手支頰心懷憂歎
我今舍內多有珍財竟無紹嗣我身
沒後定被官収其婦見之即便問曰
聖子何意支頰長思似帶憂色報言
賢首我今舍中多有財物現無子息
如其沒後並被官収既有此緣寧不
愁悒其妻報曰若由我過無男女者
君今宜可更娶餘妻令有子息報言
賢首若人家內有二妻者乃至尅槃
亦不得飲常於室中紛紜鬪諍婦報
夫曰君可求來若彼顏狀與妹同者
我作妹想看之若與女相似者我作
女心瞻視時於異村有一長者娶婦
未久便誕二男復生一女後於異時
長者夫婦並皆命過時前長者為求
婦故至彼二兄之處求娶其妹彼便

未久便誕二男復生一女後於異時
長者夫婦並皆命過時前長者為求

[illegible]

婦故至彼二兄之處求娶其妹彼便
嫁與世間法尒得新棄故時彼長者
心親後妻時彼前婦見其親密心生
嫉妬未經多日前妻有娠白其夫曰
君之後妻情有異念其夫告曰賢首
汝生惡意婦便默然遂於後時誕一
男子長至五歲智慧分明所有語言
咸悉依實時人遂名為實語者其母
便念我雖生子然而夫主尚愛後妻
我今作何方便令使離別白其夫曰
君於後妻雖極愛念彼於君所無貞
素心其夫報曰賢首汝復生惡意婦
便默然別設方計告其子曰汝豈不
知婦人苦事子白母曰我不曾知即
告子曰謂是嫉妬子報母曰此非善
事便語子曰我欲於汝異母彰露惡
名汝當為證子白母曰為實為虛母
言是虛子云世人共知我為實語豈
可隨母所説口出妄言母曰於我腹
中懐汝九月於此小事汝不見從設
為作證無勞口説父若問汝但可默
頭其子孝順不違母心遂便許可母
於異時告其夫曰君之愛婦共他男

[illegible]

子行邪惡事夫云賢首汝復生惡意

頭其子孝順不違母心遂便許可母
於異時告其夫曰君之愛婦共他男
子行邪惡事夫云賢首汝復生惡意
婦曰君若不信應問實語父作是念
我此童兒世人共許是實語者豈於
我所而作志語必無斯事時彼童兒
去父不遠遊戲而住其父喚来置於
膝上而問之曰汝知異母與他男子
行惡事耶但女人情偽不學而知即
便以手掩其子口而告之曰彼是汝
母不須言說若事實者但可點頭彼
即點頭當尒之時口出臭氣便於四
遠惡聲流布彼非實語是妄語人於
異母邊證其虛事實語之名即便隱
没時人皆喚為妄語者其父見已告
後妻曰汝行惡行不應住此便駈令
出既被逐已往二兄處兄問之曰汝
何意来妹報兄曰我被夫主之所斥
逐汝有何過枉我行私汝若行私不
應住此我實無私但由實語所證彼
是妄語非實語者兄曰如何得知若
不信者宜當為問近住隣人時彼二
兄私問隣伍諸人皆云彼無惡行時
彼兄弟知清白已情懐恨惱後於異
時忽有獨覺聖者因行乞食来至其
家即便請食食已其女憶所謗事發
邪惡願如我今日設被謗語於未来

彼兄弟知清白已情懐恨惱後於異
時忽有獨覺聖者因行乞食来至其
家即便請食食已其女憶所謗事發
邪惡願如我今日被汝謗讟於未来
世假令汝得阿羅漢果我亦謗汝終
不相捨時彼二兄見而問曰汝發何
願具以其事荅彼二兄兄曰我於彼
時為尒兄弟共證其事佛告諸苾芻
汝意云何勿生異念彼時實語即實
力子是彼異母者即友女苾芻尼是
彼時二兄即友地二苾芻是實力子
由其昔日惡謗母故於多千歲在㮈
落迦受燒煮苦彼餘殘業於五百生
中常遭惡謗雖於今日獲阿羅漢仍
被惡謗汝諸苾芻由此應知純黑之
業得純黑報純白之業得純白報黑
白雜業得黑白雜報汝等當離純黑
雜業勤修白品汝諸苾芻當如是學
汝諸苾芻其實力子先作何業於分衣
人中最為第一汝等應聽乃往過去
於此賢刧人壽二万歲時有迦攝波
佛出現於世十号具足時實力子於
彼佛教捨俗出家至盡形壽勤修梵
行而於勝果竟無所獲於命終時即
便發願我於迦攝波佛最上福田教
法之中出家捨俗於殊勝果竟無所
獲如佛所記於未来世人壽百歲時

行而於勝果竟無所獲於命終時即
便發願我於迦攝波佛最上福田教
法之中出家捨俗於殊勝果竟無所
獲如佛所記於未來世人壽百歲時
有摩納薄迦必當成佛我於彼教當
為出家斷諸煩惱證阿羅漢如我今
日鄔波馱耶於迦攝波佛弟子之中
分僧臥具最為第一我於來世釋迦
牟尼無上正覺弟子之中分僧臥具
亦為第一由願力故於我法中分僧
臥具亦最第一汝諸苾芻應如是學

假根謗學處第九

尒時佛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
中住時具壽實力子在鷲峯山去此
不遠有石砌池於其池岸是實力子
晝日遊處時蓮花色苾芻尼因具壽
大目連善知識故得於善說法律而
為出家斷諸煩惱成阿羅漢彼便數
數詣世尊所恭敬供養及餘耆宿尊
德苾芻於具壽實力子特生尊敬由
實力子不憚勞苦遂捨寂靜等持妙
樂如法為僧作授事人分房舍臥具
已次更參覲諸大德僧因至實力子
所申礼拜已為聽法故在一面坐時
友地二苾芻與實力子前世怨結友
地二人

已次更[illegible][illegible]諸大德僧因至實力子
所申礼拜已為聽法故在一面坐時
友地二苾芻與實力子前世怨結友
地二人多得糞掃衣遂生是念我於
何處當洗此衣遂便即往石砌池邊
欲浣衣服既至彼已遂見二麀飲池
水已作不淨行行婬欲事是時大兄
告其弟曰弟今見此實力子共蓮花
色苾芻尼作不淨行行婬欲法我等
宜往告諸苾芻弟報兄曰妹尼前已
為我等故被衆擯斥我今豈欲俱受
擯耶兄報弟曰前是虛說今是實陳
汝豈不見實力子共蓮花色尼作不
淨行行婬欲耶弟便默然兄弟俱往
告諸苾芻曰世間之人誰是可信我
今兄弟共見實力子與蓮花色尼作
婬欲事時諸苾芻聞是語已告友地
曰具壽汝今一向棄人天路意專趣
入三惡道中此實力子證阿羅漢居
八解脫得上人法現大神通云何汝
今以異分事波羅市迦法而謗讟之
彼二答曰實非我過是眼過失宜挑
兩目諸苾芻曰如世尊說應須詳審
善問其事何所見何相見何處見汝
等二人因何事往而得見之時諸苾
芻既勘問已二人遂即具以上事告
諸苾芻時諸苾芻有少欲者[illegible]共[illegible]

善問其事何所見何相見何處見汝
等二人因何事往而得見之時諸苾
芻既勘問已二人遂即具以上事告
諸苾芻時諸苾芻有少欲者並共譏
嫌呵責其事如何汝令知清淨苾芻
實無有犯便以異分波羅市迦法而
謗毀之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
尊尒時世尊即以此緣集苾芻衆廣
如前說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懷瞋不捨故於清淨苾芻
以異非分波羅市迦法謗欲壞彼淨
行後於異時若問若不問知此是異
非分事以少相似法而為毀謗彼苾
芻由瞋恚故作是語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友地二人也復更有
餘如是流類懷瞋者謂先有忿恨不
捨故者瞋心不歇也於彼清淨無犯
苾芻者謂不曾犯他勝之罪異非分
事者異謂涅槃乘生死故謂四波羅
市迦法非是其分波羅市迦者於此
四中隨以一事而謗於彼謗者誣說
其事壞彼淨行者意欲令其戱失淨
行乃至得僧伽伐尸沙廣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見彼苾
芻犯四波羅市迦時作無犯想作無
犯雜作無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

行乃至得僧伽伐尸沙廣如前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見彼苾
芻犯四波羅市迦時作無犯想作無
犯解作無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
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
尸沙
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
僧伽伐尸沙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
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
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彼
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波逸底迦想
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
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
伐尸沙若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
迦時作波羅底提舍尼想作如是解
如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
羅市迦作是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
苾芻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時作突
色訖里多想作如是解如是忍可便
作是語見彼苾芻犯波羅市迦作是
說時得僧伽伐尸沙若苾芻見彼苾
芻犯僧伽伐尸沙時作無犯想作無
犯解作無犯忍可便作是語見彼苾
芻犯波羅市迦作是語時得僧伽伐
尸沙如是乃至見犯突色訖里多各
有五番應知廣說如上無犯者謂如
實說㝡初犯罪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苾芻波羅市迦作是語時得僧伽伐
尸沙如是乃至見犯突色訖里多各
有五番應知廣說如上無犯者謂如
實說家初犯罪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破僧違諫學處第十

尒時世尊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
林中住時遭儉歲乞食難得時諸苾
芻得神通者往贍部林由此林故得
贍部洲名既至彼林取贍部果色香
味具感滿鉢已持之而歸自得充足
有餘分布與諸苾芻或復有餘苾芻
去此林不遠有頻羅果林刧畢他果
菴摩洛迦果同前持歸共餘分食或
有苾芻往東毗提訶或往西瞿陁尼
或北俱盧洲取自然香稻同前持歸
共餘分食或往四大王衆天或往三
十三天取天妙食同前持歸共餘分
食或往餘方豐樂之處取其好食同
前共分時提婆達多作如是念今遭
儉歲乞食難得時諸苾芻得神通者
往贍部林廣如前說乃至取其好食
同前共分我若獲得神通力者亦能
如前取歸共食尋便思念誰能有力
教我神通我今宜應往世尊所諮問
其事隨有所說我當受持時提婆達
多於晡後時從靜處起往世尊所礼
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唯願

提婆達多今宜應往世尊所詣問
其事隨有所說我當受持時提婆達
多於晡後時從靜處起往世尊所礼
佛足已在一面立白佛言世尊唯願
為我說神通事尒時世尊知提婆達多
生邪惡念告曰汝可先淨尸羅勤修
定慧於神通事方可修習時提婆達
多作如是念世尊不肯為我說神通
事便即致敬辭佛而去便往詣彼阿
若憍陳如所共言談已而白之曰唯
願上座為我解說神通之事時具壽
阿若憍陳如即觀佛心見佛知提婆
達多欲生惡念遂告提婆達多曰汝
可於色如理觀察方獲神通并餘勝
德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時提婆達多
便作是念上座阿若憍陳如亦不為
我說神通事便捨之而去復往詣彼
馬勝苾芻跋陁羅婆澁波大名稱圓
滿無垢牛王妙辯如是乃至五百上
座皆詣其所請神通法是時五百上
座苾芻皆觀佛心見佛知提婆達多
欲生惡念亦復各各觀諸上座苾芻
之心知提婆達多欲生惡念便告提
婆達多曰汝可於色如理觀察方獲
神通并餘勝德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時提婆達多作如是念斯等五百上
座苾芻皆不為我說神通去豈非諸

婆達多曰汝可於色如理觀察方獲
神通并餘勝德受想行識亦復如是
時提婆達多作如是念斯等五百上
座苾芻皆不為我說神通法豈非諸
人先作言契曾無有一教我神通時
提婆達多復作是念誰能為我說神
通法是時具壽十力迦攝波在王舍
城鷲峯山中住時提婆達多便生此念
十力迦攝波性無諂誑所言眞實是
我家弟阿難陁鄔波馱耶彼能為我
說神通法作是念已即便往詣十力
迦攝波處礼其足已在一面立白言
上座願為我說神通道法時具壽十
力迦攝波不觀佛心及諸上座不知
提婆達多欲起惡邪之念便為提婆
達多說神通法時提婆達多初夜後
夜警策修習於後夜分依世俗道獲
初靜慮即發神通轉一為多轉多為
一或現或隱山石壁障身皆通過不
能為礙猶如虛空入地如水履水如
地在虛空中跏趺而坐猶如飛鳥或
時以手摩捫日月時提婆達多具斯
德已便作是念今諸苾芻乞食難得
我為先往贍部林中取香美果自食
分餘為往東西北洲四大王衆三十
三天又以諸處同前取已分布餘人
為當先化摩揭陁主彼受化已不勞

我為先往贍部林中取香美果自食
分餘為往東西北洲四大王衆三十
三天及以諸處同前取已分布餘人
為當先化摩揭陁主彼受化巳不勞
辛苦能伏多人復生是念此未生怨
太子父亡之後當為國王有大自在
我今宜應先化此人不勞艱苦能伏
多人時提婆達多即便化作上妙象
身從太子後門安詳而入從前大門
出從前大門入從後門出或作上馬
同前出入或作苾芻剃除鬚髮被僧
伽胝手中持鉢同前出入時未生怨
太子作如是念此是提婆達多現神
變事時提婆達多遂即變身為童兒
形具諸瓔珞便向太子懐中宛轉而
住是時太子遂捉童兒抱持嗚𠻳便
以洟唾内其口中時提婆達多為貪
利養纏繞心故遂咽其唾是時太子
因斯發起悪邪之心作如是念奇哉
提婆達多比佛大師其德殊勝轉深
信敬欲申供養是時太子於旦暮二
時每恒從以五百寶車往提婆達多
所而為礼敬每於食時奉五百釜上
妙飲食時提婆達多為上首五百苾
芻受斯供養時有衆多苾芻於晨朝
時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聞提婆達多
自受如是勝妙供養未生怨太子於

妙飲食時提婆達多為上首五百苾
芻受斯供養時有衆多苾芻於晨朝
有部毘奈耶雜事第十四　第十丈　當
時入王舍城次行乞食聞提婆達多
自受如是勝妙供養未生怨太子於
旦暮二時每恒從以五百寶車往提
婆達多所而申礼敬每於食時以五
百釜上妙飲食而供養之提婆達多
為其上首與五百諸苾芻受斯供養
時諸苾芻聞是事已還至本處飯食
訖於食後時收舉衣鉢洗足已往世
尊所礼佛雙足在一面坐時諸苾芻
白佛言世尊我諸苾芻於晨朝時入
城乞食聞提婆達多乃至與五百苾
芻受斯供養具陳其事世尊告曰汝
諸苾芻勿愛樂彼提婆達多受斯供
養何以故提婆達多今被供養之所
煞害如芭蕉者子如竹葦生實如騾
懷姙皆自害驅提婆達多亦復如是
受他供養必自害身汝諸苾芻若提
婆達多得利養時此之癡人能於長
夜受無利益苦惱之事是故汝諸苾
芻勿當希求名聞利養設得之者心
勿貪著尒時世尊說伽他曰
芭蕉若結子　竹葦生其實　如騾懷姙時
斯皆還自害　利養及名聞　愚人所愛樂
有部毘奈耶雜事第十四　第廿丈　當
能壞衆善法　如劒斫人頭

芭蕉若結子　竹葦生其實　如騾懷妊時
斯皆還自害　利養及名聞　愚人所愛樂
能壞眾善法　如鋼斫人頭
時諸苾芻聞佛說已奉持而去
尒時提婆達多既得如是恭敬供養
即便發起邪惡之念世尊今者年衰
老耄為諸四眾苾芻苾芻尼鄔波索
迦鄔波斯迦教授勞倦今可以諸大
眾付囑於我令我教授我當秉執世
尊宜應少為思慮受現法樂寂靜而
住提婆達多纔生此念神通即失神
通雖失然不自知尒時有一迦俱胝
苾芻是佛弟子曾於佛邊善修淨行
學四梵住於欲除欲多修習已命終
之後生處梵宮時具壽大目連在江
猪山恐畏林住時迦俱胝以天眼觀
見提婆達多神通退失如是知已猶
如壯士屈申臂頃於梵宮沒詣恐畏
林至具壽大目連所禮雙足已而白
之曰大德知提婆達多為貪利養纏
繞心故便起如是邪惡之念來白佛
言世尊今者年衰老耄為諸四眾苾
芻苾芻尼鄔波索迦鄔波斯迦教授
勞倦今可以諸大眾付囑於我令我
教授我當秉執世尊宜應少為思慮
受現法樂寂靜而住
時提婆達多纔生此念神通即失其

僧今可以詔大衆付囑於我令我
教授我當秉執世尊宜應少為思慮
受現法樂寂靜而住
時提婆達多纔生此念神通即失善
哉大德目連應往佛所具白其事時
大目連黙許其說時迦俱胝梵天知
其許已隱而不現時大目連梵天去
後即如其事而入勝定猶如壯士屈
申臂頃於恐畏林没至竹林中詣世
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時大目連
以彼梵天所告之語具白世尊尒時
世尊告大目連曰汝豈不先知提婆
達多有邪惡心梵天於後来相告語
大德我已先知梵天後告尒時世尊
共大目連於此中間別說餘事時提
婆達多共其四伴一髙迦梨迦二褰
荼達驃三羯吒謨洛迦底灑四三沒
達羅達多来詣佛所尒時世尊遥見
提婆達多来告大目連曰汝當善護
其言天授將至此之癡人親在我前
自陳已大時大目連礼佛足已即便
入定譬如壯士屈申臂頃於竹林没
往恐畏林是時天授至佛所已頂礼
佛足在一面立而白佛言世尊今者
年衰老耄為諸四衆苾芻苾芻尼鄔
波索迦鄔波斯迦教授勞倦今可以
諸大衆付囑於我令我教授我當秉

佛足在一面立而白佛言世尊今者
年衰老耄為諸四衆苾芻苾芻尼鄔

波索迦鄔波斯迦教授勞倦今可以
諸大衆付囑於我令我教授我當秉
執世尊宜應少為思慮受現法樂寂
靜而住世尊告曰汝之癡人如舍利
子大目連我尚不以苾芻僧伽而見
付囑況汝癡人食人涕唾而相付囑
是時天授便作斯念世尊讃歎舍利
子大目連喚我為癡人死屍食唾愚
人此是天授初於佛所起煞害心作
不忍意我是提婆達多便三振頭捨
佛而去尒時具壽阿難陀在世尊後
執扇扇佛尒時世尊知天授去已告
阿難陀曰汝今可詣羯蘭鐸迦池近
竹林所但是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
中阿難陀奉佛教已即便往詣竹林
中隨近所有苾芻皆令集在常食堂
中已往世尊所白佛言世尊近竹林
中所有苾芻悉皆令集願佛知時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四